

皇帝書 七續前稿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一曰抑僥倖之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舊而言也然而抑僥倖難矣而破把持尤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當奮發有爲之際勢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寬格以待非常之士抑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章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則養交游談甚者或拜私門行苞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sub>之</sub>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幸矣故抑之雖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有爲治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無君子但使其人不<sub>之</sub>知當世之務不察理勢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爲常習者皆小人也而不顧其所稱引者動輒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故其持論和查常多及其既多則難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其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之胡服騎射可謂英主之壯圖然與其臣叔成諸人往復十餘周而後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合於道然亦救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爲之助而匡輔者少爲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黨論紛淆而宋治亦終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至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sub>之</sub>害有<sub>之</sub>不勝俛指者矣夫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慮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自利而已矣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爲中爲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冢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益眾一朝而云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酒糟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爲難矣是故其法漸敝則其變漸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見其欲變漸難蓋法之敝否與私利之多寡爲止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爲止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破



